

## 文化汇流

文化汇流是古巴人类学家费尔南多·奥尔蒂斯在 1940 年来描述的并购与整合的文化现象杜撰的术语。

文化汇流培养涵盖的范围甚于从一种文化过渡到另一种文化；它不仅仅在于只获得另一种文化（文化互渗）或失去或根除之前的文化（文化萎缩）。

恰恰相反，这些概念的合并加上携带的因其创造新的文化现象的想法（文化更新），奥尔蒂斯提出的也被称为给古巴的本土民族带来毁灭影响的西班牙殖民主义的“失败的文化汇流”。

文化汇流常常是殖民侵占和征服的产物，特别是在后殖民时代，随着本国人民为重夺民族认同感而进行的反抗。

简单来说，文化汇流反映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倾向于自然地（一般的）解决冲突，而不是加剧它们。（在当前背景下，通讯和运输技术扩大了双方矛盾和决议---

旧文化的陨落或是残余部分被和社会共存的更强势力所替代。

在文化汇流影响种族划分和人种问题上的“人种聚合”有时也被使用。[引文需要]..

一般意义上，跨文化包括战争，种族冲突，种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跨文化主义，异族通婚和涉及多于一个文化的其他若干背景。在其他一般意义上，文化汇流是全球现象和人类活动的一方面。

文化汇流的大体过程是极其复杂的——尽管在宏观社会层面上被强大的力量所控制，最终还是被人际关系层面所解决。冲突的驱动力是极易接近的——这种界限，当族群侵犯另一块领土时，一旦分离人群（提供隔离措施）就会成为冲突因素。如果利用个体之间接触产生的某些决议，还不能立即找到共存手段，这将导致一个过程，那就是冲突可能变为敌对。通常，历史告诉我们，以战争开始的共存过程，自然而然发生的对立经过都来自他们之间的对立情绪，很快双方就会达成一些协议。敌对冲突程度与带有彻底的种族灭绝的征服不同，它趋于同一民族共同体内不同的政治观点之间的冷淡内讧。[引证需要]

这些变化通常代表故土居民思想交流和羁旅国外群体之间的差异。然而，人类文化集中性的障碍并不很明显。语言，这一基本问题，（所以，沟通和教育）在仅仅一代人里是可以被克服的——正如外国父母的儿童容易适应环境是显而易见的。例如，说英语的非英美人比英美人还多得多，这使英语成为当今通用语，也是约定俗成的国际用语。

文化类同对文化融合 文献发现甚至在单一语言的工业社会，像北美的一些城市，一些群体依然墨守一个现代化的原始身份，离群居所。一些知识分子，如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认为，一般文化的融合并不直接意味着必须和一个民族认同的融合相似。这在社交场合很明显，那里的人们分为单独群体，尽管有“超越种族性”的相同事物，如国籍。

在每一个较小的种族群体里，一些人可能就完全认为吸收其他文化是正确的，而其他一些人认为对于其文化来说，吸收其他文化是错误的，是不正确的。这个共同的主题说明，在一个单一的族群里，二元论者关于人类文化融合本身的观点，往往显示为性伴侣和婚姻，就业倾向等问题。这些文化融合的不同观点在一定范围内表现其本身；文化吸收，文化类化，文化渗透。文化妥协是文化融合的通用术语，使偏见问题上多了那么点味道。

它通常是在一个世俗的，多民族的环境中，其文化关注被双边贬低和激化；民族自豪扭曲为自吹自擂，造成等级制度（“中心”文化与“边缘文化”对立），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将仍然分享一个共有文化，共同语言和行为。往往老年人，较保守的群体联盟，倾向于拒绝跨文化结合，并参与同种族方向的团体活动。排外者易于认为，作为同化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跨文化接触是有害的。

#### 文化融合的障碍

文化融合的障碍是民族优越感，此观点认为自己文化比别人文化重要太多。民族优越感往往呈现不同的形式，因为它是一种高度个人偏见，可以在不计其数的文化方面显现。宗教或信仰，是首要的种族中心主义的划分物。其次是风俗，可能与宗教有交集。在坚守各自不同部分的情况下，各自互斥也出现了。在大多数地区，种族划分是双边的，这意味着只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存在，并互相视作异域文化。不管怎样，很多人都认为双边例子是个例外，正常情况大多都是频繁变动的。

当它们涉及到文化融合时，我们可以将种族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领域：  
功利特性，和传统习俗。

另一方面，宗教是一个高度个人化附属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宗教并不整齐对应于民族认同。在许多国际化的社会，宗教是一切事务——社会，功利，思想，政治，从人们沉浸文化的观点角度来看，正是种族划分的概念和差别与浸入式概念格格不入。

，如在欧洲许多社会中，语言被认为是一个民族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不意味着大部分欧洲人拒绝学习其他语言。

恰恰相反，欧洲人往往通晓数种语言，可能会用种族划分给其他人贴标签，所以他们种族区分文化的切实可行的手段可能与种族优越感的倾向相同。

然而，具有政治文化意义的宗教和国语是有所保留的，因为这些通晓数种语言的人只是依照他们访问的地方标准用语——也就是“入乡随俗”。因此，符合该地区的民族的完整性。

这已经成为老生常谈

“学习一种新的语言是接纳新的灵魂”已经成为老生常谈了。这有许多其他关于语言的重要意义的例子。在前俄罗斯西伯利亚，在大雅蒙古鞑靼人殖民者常常用突厥语作为识别自己的“本国人民”和非突厥群体的“外国人”，尽管这些本土群体拥有与其类似的物质文明水平，共同接受原始的并非原有异域穆斯林佛教鞑靼蒙古人的部落文化的洗礼。

跨文化交流

在2011年10月，美国通信机构布罗姆利推出一种新的模式/策略，利用跨文化社会理论作为一种手段，使发展的美国文化景观被分割并“赋有意义”。回归到将经典社会科学作为一种解决方案，布罗姆利已接受了像费尔南多奥尔蒂斯这样的思想家提出的诠释了种族划分和语言人类学方法，用一种没被束缚的方式，去放眼世界。